

非常经典

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，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，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，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，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。

还 乡 (下)



[英国] 托马斯·哈代

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还乡(下)

(英国)托马斯·哈代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6

ISBN 7—5373—1405—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1920 号

非常经典

还乡(下)

(英国)托马斯·哈代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—5373—1405—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　　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，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，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 者

作者简介



托马斯·哈代(Thomas Hardy 1840—1928),英国诗人、小说家。他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,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,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。晚年以其出色的诗歌开拓了英国20世纪的文学。

哈代的文学生涯开始于诗歌，后因无缘发表，改从事小说创作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计出无奈》问世于1871年，成名作是他的第四部小说《远离尘嚣》(1874)。从此，他放弃建筑职业，致力于小说创作。

哈代一生共发表了近20部长篇小说，其中最著名的当推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、《无名的裘德》、《还乡》和《卡斯特桥市长》。诗8集，共918首，此外，还有许多以“威塞克斯故事”为总名的中短篇小说，以及长篇史诗剧《列王》。

哈代的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侵入英国农村城镇后所引起的社会经济、政治、道德、风俗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民(尤其是妇女)的悲惨命运，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、法律和宗教的虚伪性。他的作品承上启下，既继承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，也为20世纪的英国文学开拓了道路。

目 录

第四卷	大门紧闭	1
一	舌剑唇枪野塘畔	1
二	逆境袭击他却歌唱	14
三	村野舞会暂遣愁绪	33
四	动粗行蛮迫使就范	55
五	赤日炎炎走荒原	68
六	一番偶然巧合灾祸因之而生	77
七	两个至亲人邂逅生死中	97
八	耳闻他人福目睹自家祸	111
第五卷	发现	126
一	“受苦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?”	126
二	一片昏昧的理性上透进一线森然的亮光	141

三	晨光阴沉装罢归去.....	159
四	半被忘记者殷勤相护持.....	174
五	旧棋重弹全出无心.....	184
六	兄妹辩论后修书图重圆.....	196
七	十一月六日的夜晚.....	208
八	雨骤月黑心急行迟.....	223
九	声低沉光淡幽偏引冤家强聚头.....	242
第六卷	后事.....	260
一	无可奈何事序推移.....	260
二	罗马古道旁绿草地上行.....	276
三	兄妹郑重语话长.....	283
四	欢笑恢复旧势克林亦有所事.....	294



第四卷 大门紧闭

一 舌剑唇枪野塘畔

七月的太阳在爱敦荒原上照耀，把那上面紫红色的石南映得鲜红。原来一年之中，只有在这一季里，而在这一季之中，又只有在这一种天气里，荒原才璀璨鲜明。在只是荒原才能有的这种表面循环变化中，现在开花的这一季是第二期，好像一天的正午；这一季前面是青绿时期或者幼嫩凤尾草时期，好像一天的早晨；这一季后面是棕黄时期，那时石南花和凤尾草，都带出微红的褐色，好像一天的黄昏；棕黄时期后面就是冬季了，一片昏沉，好像



黑夜。

克林和游苔莎两个人，在东爱敦往外去的爱得韦他们那所小小的房子里，正过着他们觉得快乐的单调生活。现在，荒原和天气的变化完全是他们眼里看不见的东西。一片带有辉光的雾气把他们笼罩，把四围任何颜色不调和的景物给他们遮断，使一切东西都含上了辉光。天下雨他们乐，因为他们成天价在屋里厮守就有了看起来是强有力借口了；天气好他们也乐，因为他们能够在山上一同并坐了。他们两个，好像就是天上那种互相绕行的双星^①，老远看来，只是一体。他们的生活里那种绝对的孤寂，使他们互相琢磨得更深刻；不过有人也许会说，这种情况也有坏处，因为这就是他们以令人可怕的浪费速度，把他们互相的爱消耗。姚伯对于自己那一方面，并没有什么疑惧；但是他想起从前游苔莎说过的爱情逝水那种话（眼下她显然忘记了），就有时要对自己提出一个问

① 双星：恒星的一种，肉眼看来只一个，在天文镜中看来是两个。



下，市集上的十字架^①旁，通水道^②旁，公共散步场上，码头上，桥头儿上；仓库里，罩房里，以及所有维塞斯邻近的乡村和市镇里这一类的地方，用更文雅一些的话讲。他不管道德系统和哲学体系，因为他认为一切善人的意见和行为就很够他讲的了，并且超过他所能讲的了。有的人信他，有的人不信他；有的人说，他的话都是老生常谈，有的人就抱怨他没有神学上的主义；又有的人说，他既是在做别的事目力不够，那么当一个讲道的原也很好。但是不论他走到哪儿，人家都很和蔼地接待他，因为他的身世，人家都知道了。

① 市集上的十字架：英国习惯，往往在市集中心，竖立十字架或类似十字架之建筑物，以为标志。从前凡宣布宣战，媾和，国王之死亡及登极，工人工资之规定等等，皆于此处行之。又工人待雇及主人雇用工人者，亦以此为聚会之地。

② 通水道：用灰石筑成之人工水道，用以引远处之水。其建筑以古罗马人者为著。这种地方，为众人取水之所，所以也有许多人。



还

乡
(下)

靠近巴黎树荫路的美丽家庭里(不管多么小)做一个主妇,那时她就至少能在繁华世界的边界上过日子,沾丐一点她很配享受的那种城市侈靡的残膏剩馥。但是姚伯却坚决拿定了跟这个相反的主意,好像是结婚不但没能叫这个青年慈悲家把妄想扫荡,反倒帮助他把妄想发展。

游苔莎的焦灼达到很大的程度;但是克林那种坚绝不移的态度,使她不好直截了当地探测他对这件事的意见。他们正在这种情况之下,发生了一件事,帮了游苔莎一下忙。那件事发生的时候,是他们结婚以后大约六个礼拜有一天的傍晚。事情的起因,完全是文恩无心之中把姚伯那五十个基尼分派错了。

原来朵荪收到那些基尼以后,过了一两天,就写了一封短信去谢她伯母。朵荪没想到钱会那么多;不过既是以前她伯母并没告诉过她到底是多少,她就认为那是她故去那位伯父的慷慨了。她伯母曾再三嘱咐过她,叫她在韦狄面前对于这桩礼物不要提起一字;韦狄那方面,也没肯对她太太露过半点他那天半夜在荒原上干的勾当,这本是很自然的;同样,克锐因为害怕,对于他自己参与的那回事,更缄口不谈;他只希望,那些钱反正不论怎么样,已经物归本主了,所以他只那样一说就完了,并没





说详细的情况。

因为这种样子，所以一两个礼拜过去了以后，姚伯太太就纳起闷儿来，不明白为什么她儿子那方面老没有收到礼物的消息；她琢磨，也许是她儿子还恨她，所以才不写信给她吧；这样一想，她老人家就在疑虑之中更加上了一层愁闷。她本来觉得她儿子还不至于坏到那步田地，但是他为什么却不写信来呢？姚伯太太就盘问克锐，克锐回答的时候语无伦次，这种情况本身就可以使她立刻相信，事情一定是出了岔儿了，何况又有朵荪的信，给他的话证实了一半呢。

姚伯太太正这样疑惑不解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，有人告诉她，说她儿媳妇正回迷雾岗看她外祖去了。她一听这话，就决定往迷雾岗走一趟，去见一见游苔莎，从她嘴里探一探，是否那些传家的基尼，并没交到受款人的手里；因为姚伯太太看待那些基尼，就跟比她更有钱的寡妇们看待她们的珠宝一样啊。

克锐知道姚伯太太要到哪儿去以后，他的焦灼可就达到了极点。到了姚伯太太正要动身的时候，他再也不能用含糊话搪塞了，就承认了赌钱那件事，把那天夜里的情况，根据他所知道的，和盘托出，说那些钱都叫韦狄贏



了去了。

“怎么，他打算把那些钱自己留下吗？”姚伯太太喊着说。

“俺只盼望他不会留下，俺也相信他不会留下！”克锐呻吟着说。“他是个好人，大概做不出不对的事情来吧。他说你应该把克林先生那一份儿给游苔莎才对，他自己也许就那么办了吧。”

等到姚伯太太稍微心平气和一点儿的时候，她一琢磨，这种办法很有可能。因为她觉得韦狄仿佛不至于会当真把她儿子的钱自己搂起来。把钱给游苔莎这种折中办法，正合韦狄的脾气。但是这位当母亲的想到这儿，还是一样地生气。这些钱到底叫韦狄弄到手里去了，并且因为游苔莎从前是他的情人，也许现在还是他的情人，所以他要把钱重新分配，把克林那一份给游苔莎：这种情况，给姚伯太太一种愤火中烧的痛苦，其剧烈的程度，也不下于她从来所受过的任何哪一种。

她因为可怜又可恨的克锐把事办坏了，就立刻下了他的工；不过，觉得离了他还真不成，所以待了一会儿，又告诉他，说他愿意的话，还可以在这儿再多待些时候。跟着她就急急忙忙地往游苔莎那儿去了，那时她对于她儿

还

乡
（下）

媳妇的心情，可就不像半点钟以前她刚一打算去看她的时候那样，很有可能产生良好的结果了。她刚一打算去看她儿媳妇的时候，本是想要以友好的态度，问问她儿媳妇是否遭了什么意外的损失；现在她的心情却是要明明白白地问一问她儿媳妇，是否韦狄把她自己打算给克林做神圣礼物的钱，私下里给了她儿媳妇了。

她两点钟起的身，到了迷雾岗的时候，游苔莎正站在她外祖房外的土堤和水塘旁边，瞭望景物，并且还许琢磨这片景物往日亲见的那种投石、燃烽，密约私会的表演呢。所以她跟她儿媳妇一下就碰到了。姚伯太太走上前去的时候，游苔莎完全以生人安静的眼光把她打量。

婆母是头一个开口的。她说：“我是到这儿来看你的。”

“真是的！”游苔莎吃了一惊说，因为姚伯太太在结婚那天都没肯到场，当时还惹得游苔莎很不痛快呢。“我一点儿也没想到你会到这儿来。”

“我仅仅是因为有事才到这儿来的。”那位来客说，说得比开始的时候还冷淡。“我很冒昧，问你一句话——你曾从朵荪的丈夫手里接过什么礼物没有？”

“礼物？”



“我的意思实在就说的是钱！”

“什么？我自己亲手？”

“不错，我的意思就是要问一下你私下亲手从他那儿接过钱没有——不过我刚才没想把话那样说出来就是了。”

“从韦狄先生手里接过钱？没有——从来也没有。太太，你问我这个话是什么用意？”游苔莎的火儿来得实在太急了，因为她和韦狄过去的关系，她意识得太强烈了，所以她一下就认为，姚伯太太一定也知道那种关系，大概这是跑来诬陷她，说她现在还从韦狄手里接受不名誉的礼物了。

“我只问一问就是了，”姚伯太太说，“我曾——”
“你应该把我这个人看得高一点儿——哦，我恐怕你一开头就老反对我！”游苔莎大声说。

“不错。我那都是为克林打算。”姚伯太太说，说的时候，因为认真，口气未免太重了。“保护自己的儿女，本是人人都有的本能啊。”

“你这是说他得有人保护，才能免得我害他了。你怎么居然能露出这种意思来？”游苔莎满眼含着泪大声喊。
“我嫁了他并没害他呀！我做了什么坏事啦，至于叫你这